

·方略·

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 SSCI、A&HCI 期刊发表论文的分析与思考

赵宴群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上海 200433)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国际是一个必然趋势。本文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 SSCI 和 A&HCI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现状特点的分析,揭示出制约和影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发布的主客观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如何提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 SSCI、A&HCI 期刊上的发文量、促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提出了若干条建议。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SSCI 和 A&HCI;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0)01-0075-05

A Study on Chinese Researchers' Publications on SSCI and A&HCI Periodicals

ZHAO Yan-qun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gram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t'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to be international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researchers' publications on SSCI and A&HCI periodicals, the paper summarizes four factors hinder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We should be more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more actively. We should also try to know more about SSCI and A&HCI periodicals so as to find a way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What's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the regular and systematic training of academic English in a bid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Key word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SSCI and A&HCI;Internationalize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不仅全球的金融、商业连为一体,全球的知识也同样进入了一体化时代。知识的生产、交流不再囿于国家或地区的范畴,而是在全球层面展开。一个国家的科研成果能否有效进入国际学术对话圈,是否掌握一定的学术话语权,标志着该国科学研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昭示着该国的国际形象和发展潜力。事实上,也只有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进行知识生产和交流,科学研究才能不断推陈出新。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是

必由之路。其实,自上世纪初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化的步伐。早则如五四时期引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先生提出的“拿来主义”,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到后来的“走出去、请进来”,近期的“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1]等都是在一部一步将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全球知识体系联系起来。

本文将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 SSCI 和 A&HCI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为视角,审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进程。这是因为 SSCI 和 A&HCI 的

来源期刊基本上都是英文,虽然未必就囊括了世界上所有最权威和最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但总体来说,这两大系统可以作为反映机构和个人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学术地位与影响力的重要参考依据。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编制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缩写。它创立于1956年,

后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扩大调整来源期刊数量,收录了2071种社会科学期刊,涉及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教育学、法学等运用社会科学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50多个社会科学分支学科。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创立于1975年,后于1994、1999和2002年三次增减调整来源期刊数量,现收录1415种国际著名的艺术与人文类期刊。

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SSCI和A&HCI期刊的发文情况

表1 1956-2007年各高校SSCI、A&HCI发文数量(篇)^[2-4]

学 校	1956-2007	1956-1979	1980-1999	2000-2007	
				发文量	占总数百分比
北京大学	1123	81	336	706	62.9
北京师范大学	692	22	96	574	82.9
清华大学	348	26	47	275	79
浙江大学	231	16	11	204	88.3
复旦大学	219	9	68	142	64.8
南京大学	158	9	74	75	47.5

表2 1956-2006年我国高校在SSCI和A&HCI期刊发文的学科分布^[2]

社 会 科 学		人 文 科 学	
学科名称	发文量(篇)	学科名称	发文量(篇)
心理学	860	文学	117
经济学	260	哲学	75
管理学	168	语言学	56
政治学、法学	124	人类学与考古学	31
教育学	61	地理学	36
社会学	50	历史学	22
总 计	1523	总 计	337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SSCI和A&HCI期刊发文情况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自1956年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发布量总体呈递增趋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表3 2004-2007年各高校在SSCI、A&HCI发文数量(篇)

学校名称	历年发表于SSCI论文数(篇)					历年发表于A&HCI论文数(篇)				
	2004	2005	2006	2007	总数	2004	2005	2006	2007	总数
北京大学	74	77	106	136	393	1	18	10	14	43
清华大学	34	29	63	55	181	8	4	12	6	30
北京师范大学	25	32	60	60	177	3	3	3	6	15
复旦大学	14	16	32	24	86	0	3	3	3	9
浙江大学	8	11	22	34	75	3	8	16	5	32
南京大学	8	13	10	11	42	1	6	9	6	22

以后以及2000年全球化程度加深以后,科研成果的国际发布量增幅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0至2007年间,虽然只有8年时间,但是各高校的论文发表量都占到了1956至2007年52年间发文总量的50%以上,特别是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8年发文量占52年发文量的80%以上。也就是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发布主要是在2000年以后实现。

其次,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进行国际交流时,涉及的学科面较为广泛。根据南京大学何小清的统计,我国在SSCI、A&HCI来源期刊发文较多的学科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法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等。又据其他学者统计,“2005-2007年间,中国SSCI研究论文分布的学科共包括174个,其中排在前10位的学科为经济学、管理学、精神病学、运筹学-管理科学、公共-环境-职业健康、环境研究、商业学、教育-教育学、商业-金融、信息科学-图书馆科学。”^[5]

最后,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程度明显高于人文科学。从表二的统计数据看出,社会科学的国际发文量要远远高于人文科学,是人文科学发文量的4.5倍。而表三的数据也显示,2004至2007年间,我国学者在SSCI的发文量要明显高于在A&HCI的发文量,并且SSCI的发文量增幅要明显大于A&HCI的发文量增幅。从表三的数据来看,2006、2007年6所高校的SSCI发文量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几乎是其2004、2005年发文量的2倍。而各学校2004年至2007年间的A&HCI年度发文量还没有突破20篇,各年份发文量上下波动,并没有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

二、影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SSCI和A&HCI期刊发文的因素

根据上文的年份与数量比较,可以看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SSCI和A&HCI期刊的发文情况呈现出上述三个特征并非偶然,而是明显受到了一些

因素的主导,并且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主导因素包括主客观两方面。客观条件主要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处的社会、政策环境和学术环境;主观条件主要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能力。

从客观条件来说,国家的开放程度、国家与国际社会融入程度是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国际发文量的一个重要因素。1956年至2007年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SSCI和A&HCI期刊发文量的突飞猛进主要发生于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二是2000年以后。这两个时间点的特殊性在于,前者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走向国际社会的新起点;后者是新千年的起点,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家与国际社会联系更加紧密。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不仅对中国的政界、经济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还对我国的文化界、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将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与全球知识体系连接起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个阶段,党和国家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给予了特别重视,强调了要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推向世界的理念。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这“三个面向”引导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视野拓展到世界的范围。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社科院考察工作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既立足中国实际,又放眼世界大势,要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003年,教育部推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计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走向世界”,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对促进我国文科学者在国际上发表文章无疑具有很强的鼓舞作用。

再从地区、国家的横向比较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地区、国家的国际化程度影响着该地区、该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发文量。如,1990年至2004年间,台湾地区高校被SSCI和A&HCI收录记录数为4415条,香港地区高校的收录记录数为9208条^[6],大陆地区高校的收录记录数为4003条^[5]。而大陆地区的学者人数要远远多于台湾和香港地区,由此可知,大陆学者的人均国际发文量远低于港台两地。再如,1975年至2005年间,日本高校被SSCI和A&HCI收录记录数为32945条,而中国高校收录记录数为12025条^[7],两者差距悬殊。另据统计,“2005-2007年间,中国共有2306个机构在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其中发表论文数量在100篇以上的共有10个高产机构……其中有6个高产机构是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大学,共发表论文2894篇,所占比例高达58.34%。中国内地有4个高产机构,共发表论文849篇,所占比例仅为17.11%。”^[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台湾、香港、日本高校被SSCI和A&HCI收录记录数要明显高于中国内地高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程度要高于中国内地。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国际发文量上的差距正在慢慢缩小。我们把1975年、1990年、2000年、2004年、2005年5年中日高校被SSCI和A&HCI收录记录数进行对比发现,改革开放以前,中日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差距逐渐缩小;2000年以后,差距明显缩小;到2004、2005年,中国高校超过了日本高校^[7]。

影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国际发文量的另一个客观条件是SSCI和A&HCI期刊的地理分布偏欧美。

从2005年的统计数据看,SSCI期刊分布于美国、英国、荷兰等40个国家,其中“美国出版的期刊占52.6%,英国出版的期刊占33.7%,荷兰、德国、加拿大、法国、瑞士、澳大利亚出版的期刊占10.5%,其余32个国家占3.2%……中国内地出版的期刊还没有被收录。”^[8]。欧美发达国家出版的期刊占总数的97%,而亚洲国家出版的期刊占总数的1%不到^[9]。A&HCI期刊的地理分布与SSCI大致相似,中国内地只有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进入了A&HCI。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刊名以“China”或“Chinese”开头的SSCI和A&HCI期刊也都不会在中国内地出版,其中只有4本是在中国香港出版的。SSCI期刊中,刊名以“China”或“Chinese”开头的共有9本,分别是CHINA ECONOMIC REVIEW(美国纽约),CHINA JOURNAL(澳大利亚),CHINA QUARTERLY(美国纽约),CHINA REVIEW -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香港),MODERN CHINA(美国),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美国纽约),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美国纽约),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美国纽约),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香港)。A&HCI期刊中,刊名以“China”或“Chinese”开头的共有7本,分别是LATE IMPERIAL CHINA(美国纽约),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美国纽约),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美国纽约),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香港),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美国),LOGOS & PNEUMA-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香港),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美国)。

地理分布上的劣势,意味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上的劣势。由于SSCI和A&HCI期刊主要分布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想要获取SSCI和A&HCI期刊并不容易,在改革开放以前更是如此。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受意识形态、国外期刊订价较高等因素的限制,大多数的文科学者对这些期刊也还是处于一种比较陌生、知之甚少的状态,更不用说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在中国社会的普及,文科学者才获得了以高效、便捷、低成本获取SSCI和A&HCI期刊的途径,从而加强了对这些期刊的认识,促进了在这些期刊的发文量的提高。

在主观条件方面,首先涉及的就是语言问题。这一制约因素其实是与SSCI和A&HCI期刊的地理分布相辅相成的。正因为其偏欧美的地理分布,所以英语类期刊占SSCI总数的95%^[8]以上,其次是德语和法语。对于英语非母语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语言成为发表论文的首要也是最主要的障碍。以复旦大学2005年至2007年在A&HCI期刊发文情况为例,9篇论文中,有6篇是外文学院的教师发表的,这并不是因为该校外文学院教师的科研能力远胜于其他人文院系,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语言上的优势。我们都知道,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对语言的表达要求更高,要以“信、达、雅”的标准将中文研究成果转换为英语,绝非易事。

其次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与国际学术界不对接,这是导致我国文科学者在国际杂志上发文难的一个本质原因。由于SSCI和A&HCI期刊主要分布于欧美国家,这些国家的文化背景与中国差异较大,对我国人文学科的接受度是比较低的。所以,我国人文学科大部分的学术交流主要还是在东亚这个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学术圈内展开的,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更多是局限在汉学这一有限的范围内。而对于社会学科来说,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所遭遇、所研究的社会新问题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手段,与西方相比大多是比较陈旧的。因此,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前沿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往往并不能代表学术前沿,不能引起学术界的共鸣,这就导致我国的社会科学论文在西方没有太大的市场。更为关键的是,一些学者所撰写的英文论文,只是对中文论文的翻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在用英语进行写作,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表达习惯都还是中文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表面是英文实质是中文的论文当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三、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SSCI和A&HCI期刊发文的建议

作为覆盖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科学两大领域重要的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SSCI和A&HCI反映了国际主流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态。在这两大来源期刊上发文,虽然不能作为判断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准,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能唯SSCI和A&HCI论,但是在这两大类期刊上的发文量很大程度上确实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水平。应该说,从目前的形势看,要想在国际学术界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增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文科学者在SSCI和A&HCI期刊发表论文是必要的。

为此,当前我们在观念上和实践上至少要做以下的努力: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与国际主流学术界交流的主动性。邓正来先生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提出,中国社会科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的碰撞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1840年开始的引进阶段,1990年初开始的复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以及目前正在经历的走向世界、并为之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交流的阶段。与前三个阶段相比,这第四个阶段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直接面向国际、主动对话世界的阶段,是中国社会科学以平等的姿态与西方学术界实实在在发生碰撞与交流的阶段。这种碰撞与交流的前提是,双方都必须开放的,双方的文化必须具有包容性和融合力的,学者的思想必须是解放的。与自然科学相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容易受到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因此对国家的开放度与学者思想的解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令人欣喜的是,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交流,并不断为这种交流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如教育部已经启动实施新一轮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到,自2002年以来,党和政府都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话语的背后之意就是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纳入国际视野中,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和自信心,而这种特色与自信心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必要前提。

第二,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把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付诸实践。在解决了解放思想的问题之后,我国的

人文社会科学该如何去和西方学术界交流碰撞呢?笔者认为,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触碰的一条捷径,其研究成果也往往更具有普遍意义,更容易引起国际学术界同行的关注。统计结果也显示,SSCI和A&HCI收录的我国合著论文数量一般都要明显高于独著论文数量。问题在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向以单打独斗的研究方式为主,国内的合作研究尚嫌不足,更毋论国际合作研究了。

第三,加强对SSCI和A&HCI期刊的认识。我们不能因为SSCI和A&HCI的地域分布、语言分布偏欧美而盲目地排斥,相反,正是这种地理分布与语言的劣势,要求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主动地去认识SSCI和A&HCI期刊,主动地去熟悉、遵循国际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了解国际学术研究前沿。一些学者在出国后发现,国内的学术前沿与国际的学术前沿存在着较大的落差,国内某些领域的学术研究明显落后于国际学术界。因此,加强对SSCI和A&HCI期刊的认识,将有助于缩小国内与国际学术研究之间的断层,从而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真正做到与国际同步。

第四,以SSCI和A&HCI期刊为对照,提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的质量,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在国内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都是相当可观的,也有不少观点新颖、佳作荟萃的期刊,这些期刊的质量也未必就比SSCI和A&HCI期刊差,只是语言等因素导致这些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比较弱。因此,我国要适当增加英文版学术期刊,其编辑和出版都要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并使其走出国门,与SSCI和A&HCI期刊一样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进一步加强学术英语的系统训练。由于SSCI和A&HCI等国际文献检索工具主要收录英语论文,语言偏向非常明显,英文期刊和英语论文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实际上,我国并不缺乏可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优秀研究成果,真正缺乏的是用英语转化这些研究成果的能力。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主力军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出生的学者,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些学者在受教育阶段并未能接受良好的学术英语的系统训练,很多学

者是在工作以后才真正接触到专业的学术英语,学习上起步比较晚。虽然凭借学者个人的努力,英文文献阅读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开口讲、下笔写还是比较困难的,而要用英语撰写学术文章则更是难上加难了。而从SSCI和A&HCI的发文情况看,作者大多是中青年教师和有国外留学经验的学者。他们在国外留学时间长,熟悉在国外发文的语言环境和学术环境,所写论文比较容易被国际同行认可。因此,在中国高校的课程建设,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计中,应该包括学术英语写作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对于青年学者,要提供出国学术交流的机会,使其熟悉国际学术界的语言环境和学术环境。

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季羨林先生也承认,“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要把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并不容易,但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必须树立起走向国际的意识和决心,并为之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EB/OL].(2007-10/24).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 [2]何小清.建国以来大陆学术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学术产出定量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 [3]陆宏弟,顾江.海峡两岸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比较研究[J].现代情报,2007(5).
- [4]黄万欣.SSCI和A&HCI收录我国29所部属院校研究论文的定量分析[J].情报资料工作,2000(6).
- [5]栾春娟,姜春林.近年来中国发表SSCI论文状况及可视化分析[J].文献分析与研究,2008(3).
- [6]陆宏弟,章冀.港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比较研究[J].情报科学,2007(4).
- [7]陆宏弟.中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比较研究[J].日本学刊,2007(1).
- [8]徐勇,张昆丽,张秀华.SSCI源期刊的分析研究[J].浙江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2007(3).
- [9]党生翠.美国标准能成为中国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评价标准吗?[J].学术评论,2005(4).

收稿日期:2009-06-01

作者简介:赵宴群,上海崇明人,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助理研究员、博士。